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基于文化和人的视角

蔡中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基于文化和人的视角

蔡中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基于文化和人的视角 / 蔡中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3512-9

I. ①教… II. ①蔡… III. ①教育社会学—研究 IV. ①G40-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110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路玉军
责任校对 张文池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61千字
定 价 5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现任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的蔡中宏教授，大学求学阶段，曾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哲学系和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他在西北师大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学习的是教育学原理专业。读博期间，他撰写的是一篇题为《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学位论文。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中宏从西北师大读博毕业，又过去整整四年多的时间了。

2012年10月间，中宏来看我时，又和我谈到他当年写的这篇论文的事。他说，四年来这篇论文一直挂在心上，未尝有所淡忘，不断思考着其中的有关内容，总想把它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也不断注意看书学习。在最近一段时间，结合学习和思考所得，又增加了一章“学习型社会：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作为其中的第六章，放置期间，经过这样一番思考、增删和补充，现决定改名为“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基于文化和人的视角”这个名称付梓。他要我为他的这本新著写一篇“序”。听了中宏和我说及的这些，我的内心是十分地为此感到欣慰和高兴，也为中宏几年来致力于不断学习，以求更加完善而付出的种种努力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为了写这篇“序”，两个月来，我又不断地翻读起中宏送来的这书稿，面对着这部我曾不止一次地看过，早已相当熟悉的文字，我多次想起了中宏当年在西北师大就读的情景和他撰写这篇博士论文的前后过程。一个对知识对学问深怀敬意，对教育学的理论知识抱执著学习、一心求索态度，精神向上、意志坚强、奋发有为、努力上进而又为人正派、心地善良、思路清晰、思想开阔、

业务功底扎实的勤奋好学者形象不时生动地出现在了脑际。的确，在我的头脑中的蔡中宏就是这样一个人。

就以这篇论文或说这部书稿来说，我以为中宏从一开始就是怀着极其热情的态度的，他谦虚谨慎、虚怀若谷、思考再三，是做到心中有数，做了充分准备以后才确定了这个研究题目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搜集阅读了不少有关书籍、文章资料，经反复阅读、思考后才写出撰写提纲。我作为他的导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尊重了他的这个题目的选择的。他在撰写过程中，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有关理论观点多次和我交谈交流，而由于他本身已充分具备撰写此文的实力，如应有的知识理论基础，理解、处理有关理论问题的学术水平和文字功底等，我也是相信他能写好这篇文章的，尽管文章写得十分艰苦，也是顺利且胜利地完成了的。所以，可以说，他撰写的全部经过，我不仅十分清楚，也表示过赞许，对其结果我也是肯定和满意的，认为是一篇有较高质量和理论价值的良好作品。这些我以往说过的话、表过的态，我觉得今天仍有必要在这里明明白白地再说一遍，并用文字表述在他的这本新著之中。

教育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发展、进步的一种根本的动力。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教育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手段，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这里，中宏准确地把握住文章的内涵和主旨，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不可否认，教育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大题目，做这样一个大题目的文章，是不容易的，也是不难找出其中某些不足之处的。因为其中确实也有不少问题在理论上不易讲清楚，比如其中教育事业与社会政治的有关内容就是如此。

最近，我在修订我的著作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同样是值得我在有关内容上做必要的调整和修改的。所以，我在这里指出书中的某些不足之处，实有愿与本书作者和读者共同思考有关问题与共勉之意。

另外，鉴于社会发展在本书中是个关键词，对社会发展的内容和含义的认识极具重要意义。我在这里还想把我的有关理解说一说，借作补充与参考，

并与作者和读者朋友交换意见、交流看法，以求教正。在我看来，所谓社会发展，其内容是十分广泛，较难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在 21 世纪的今天，人们已不难看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如下趋势：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从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这四大转变是一个三棱体的四个面，这就是实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建设一个富裕的社会；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以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实现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以建设一个自由的社会；实现从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以实现一个文明的社会，构成了四大转变的基本目标，建设一个富裕、民主、自由、文明的新社会。这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潮流。中华民族要振兴就必须顺应这一潮流，谈论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不首先看到这一点。因为这不仅是教育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切入点，也是教育事业的根本方向所在。不知我说的这些，中宏以为然否？

中宏的这本新著就要出版面世了，我不仅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并要在这里对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胡德海

2012 年 12 月 12 日

目 录

序	1
导 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背景	1
二 研究的基础和视角	5
三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5
第一章 教育、文化、人、社会的内涵	21
一 教育	21
二 文化	31
三 人	39
四 社会	44
第二章 教育与文化、人、社会的关系	52
一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52
二 人与社会的关系	88
三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104
第三章 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	110
一 教育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作用	110
二 教育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	114
三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	125
四 教育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	130

第四章 教育事业与社会其他事业	135
一 教育事业与社会经济	135
二 教育事业与社会政治	145
三 教育事业与社会文化	149
四 教育事业与科学技术	151
五 教育事业与社会意识形态	160
六 教育事业与民族人口素质	161
七 教育事业与和谐社会建设	165
第五章 以人为本：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172
一 教育：以人为本	173
二 人：文化和教育的主体	186
三 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195
第六章 学习型社会：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	218
一 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点	218
二 迈向学习型社会是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	221
三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共同使命	225
第七章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	237
一 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事业的主导价值	238
二 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建设的价值诉求	240
三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244
四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的中心环节	246
参考文献	251
后 记	260

导 论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什么？教育在哪里？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研究教育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发展教育事业，更好地为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社会是人类群体存在的形式，社会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条件。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教育也是实现人的社会化的基本途径。社会是发展的，教育也是发展的，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也必然会不断发生变化。教育实践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革，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在新世纪，用发展的观点来审视教育与社会发展问题，以及教育事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教育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教育学家胡德海先生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自然要被确定为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全部教育现象，而不能有任何例外，也不允许有任何人为的、任意的割裂和取舍。从时间上讲，它包括人类自古及今乃至未来一切纵向存在的教育现象；从空间上讲，它包括地球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所有地域内存在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而从教育的对象来讲，它存在于人类社会所有个体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之中，人们不仅要看到它的普遍性、广泛性，又要注意把它和别的事实、别的社会现象区别开来，把它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之

中。”^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局限于学校教育的领域进行观察和思考,视学校教育为教育的总体,故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就被囿于学校教育的范围之内。”^②他还特别强调,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应该在“教育事业”中探讨才是恰当的。据此,本书认为,需要用宏观的视野和发展的观点来研究教育科学。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教育视野从学校扩展到了全社会,教育的内涵不断地得到拓展和深化,涵盖了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终身教育,而且全民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已成为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目标。从空间维度来说,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而且包括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从时间维度来说,教育贯穿了每个个体生命的整个历程。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教育现象为人们所不断注意到和认识到,并作为教育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是教育理论、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然。

教育是复杂的,社会也是复杂的,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就不言而喻了。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教育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人类的教育有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之别,但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截然分开。教育活动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教育事业又是社会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其他事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认识和把握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需要从国家社会事业的高度来研究教育事业与社会其他事业的关系。

我们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在教育事业中进行探讨的。既然教育是一种社会事业,教育在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传承创新,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的意义尤为重大,那么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事业与社会其他事业的关系的研究。为此,本书以文化和人作为研究的基本着眼点,分析教育、文化、人、社会等最基本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探讨教育事业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力求从宏观上把握教育事业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能够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教育事业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更好地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与和谐社

① 胡德海:《教育学原理》,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二）研究的背景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先后提出了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人类发展观，进一步扩大了发展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识到了人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人是发展的主体，人也是发展的最终动力。

教育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手段。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也是一项面向未来的社会公益事业。20 世纪是人类教育大发展的世纪，教育已经由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带动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但在教育繁荣发展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教育在适应论或工具论理念的支配下，逐步遮蔽其本质，并在实践中走向了偏狭。主要表现在对人的忽视、文化批判精神的丧失和文化创造力的衰竭等方面。

20 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现代化浪潮激荡全球；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的能力极大提高，人的主体性得到无可辩驳的确证……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苦难：两次世界大战扼杀了无数无辜的生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资源面临枯竭，人类面临着失去持续发展能力的危险，等等。但是，人类并没有失去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人的批判和超越本性将使人走出“牢笼”，导引人走向理想的自由境界。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反思与建构”的文化大潮，就是其深刻的表现。这种“反思与建构”，蕴含着新的世纪人类文化价值观念深刻而巨大的变革。

反思 20 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建构全新的教育理念和体系，以培养新世纪的一代新人，这是在 21 世纪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选择。因为“教育是一项巨大的事业，对人类命运具有强烈的影响”，“教育不可能置身于思想和行动的新潮流之外，它在更新价值观念方面大有可为，人们指望教育不仅能满足人与社会的基本要求（和

谐的个人发展,社会正义等),而且还希望它也能面对世界的重大问题,培养青年一代适应明天的世界及要求。”^①在世纪之交,人类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出现,为教育的反思与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教育既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一项社会事业,它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探讨的教育学基本理论问题。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教育改革的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教育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研究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全部经费而言,教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业了……人们正在要求教育执行日益广泛而繁重的任务,这和过去所分配给它的任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教育是人类在发展与前进过程中所作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制定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时占日益重要的地位。”^②国际社会开始倡导要构建学习型社会,《学会生存》第三篇的大标题就是“向学习型社会前进”。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也指出:“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实际上,教育在把发展建立在个人和各社区认真负责参与的基础上的同时,应使每个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以便为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③

人类已经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继土地、资本之后的第一生产要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已经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可以说人类已经进入了“教育社会”。因此,人们必然会更加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发展,

① [伊朗]S. 拉塞克、[罗马尼亚]G. 维迪努:《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马胜利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而且是从全社会事业的高度来关注教育事业与社会其他事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和全民教育的推进,首先需要人们树立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教育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

二 研究的基础和视角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发展的实质,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就人类自身发展过程来讲的。而人类自身的“发展”、“进步”、“提高”,实质上都是对人类的实践能力而言的。离开它的变化,人类根本谈不上发展。人类发展的方向,就是不断提高自身同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能力、改进作用的方式。

人类的发展,有个体与群体两条基本的线索。人类的发展,总是要表现为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也总要表现为社会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发展,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没有人的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反之亦然。社会的发展,是指人类在群体形式上的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群体形式、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发展。社会发展,离不开每个活动着的人。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智慧、才干和潜能,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一个社会结构是否合理、社会是否进步,根本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为人的发展创造和提供所需要的条件。就一般关系而论,人的发展更为根本和重要,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都要体现为人的发展。在个体与群体两条线索中,人(个体)的发展更为根本,居于基础性地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和新型人的出现为前提和基础。

其实,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是作为结果出现的,它们并不是人类发展的动因。唯有社会实践活动的进行和发展,才能推动意识的发展、肉体的进化与工具的改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的发展,并且导致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

教育在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中都起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教育是促成更深刻、更和谐的人类发展并借以减少贫困、排斥、愚昧、压迫和战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长期的矛盾：世界与地方的矛盾，宇宙与个体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竞争与机会均等的矛盾，知识的无限增长和人类吸收知识的有限能力的矛盾，精神与物质的矛盾，等等。不管文化如何多样，也无论社会组织制度怎样不同，但有一个挑战是四海皆同的，这就是重铸、创造并保持社会和谐的民主理想。长期以来，一种单纯追求提高生产力的模式必然走向死胡同。在若干年中，可能正是这种死胡同促使联合国有关机构赋予发展概念更广的含义，即应使发展超越经济范畴，以便也考虑其伦理、文化和生态内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正是基于这一扩大了的发展概念，对 21 世纪的教育进行了思考：教育不只是一种发展手段，也是发展的组成部分，是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主要目的之一；教育不仅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不只是把人们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且要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服务，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也就是为促进人类自身发展和完善服务。^①

（一）研究的基础

叶澜先生认为，“作为一门近代科学的教育学，是与 20 世纪同时降临到中国的……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教育学在中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为新世纪教育学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世纪前无法比拟的基础。然而，今日的教育学又面临着新的时代和社会的挑战。为了应答这种挑战，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现实与未来，而且需要回顾与审视历史。”^② 在中国，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教育社会学，也是在 20 世纪初孕育和创建的，同样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

“百年来，中国的教育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社会学创建崛起于救亡国存、教育救国的 20 世纪初年，停滞沉沦于激进否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8—71 页。

^② 叶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页。

定、‘教育革命’的50年代至70年代，重建发展于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80年代至20世纪末。由此可说，百年间，中国教育社会学在经历了既有高潮迭起，又有峰回路转，更有跌入低谷、于沉沦中重建崛起的独特遭遇。由此纵观百年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1949年是孕育创建期，1949—1979年是停滞沉沦期，1979—2000年是重建发展期。”^①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教育社会学的重建发展期（即1979—2000年）。这是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有比较大的进展的时期，其中1982—1991年，这期间产生了不少学术研究成果。“出版了专业学术会刊、教育社会学教科书、著（译）作和文选。”^②

具体表现为：（1）学术期刊方面，1991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研究会所属的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刊《教育社会学简讯》作为内部学术交流材料开始不定期印发。（2）教材建设方面，1986年，裴时英编著的《教育社会学概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教育社会学教材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9月，董泽芳编著的《教育社会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0年10月，鲁洁主编、吴康宁副主编的《教育社会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目前发行量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教材。（3）专（编）著方面，1987年，挂万宏、苏玉兰合著的《教育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刘慧珍著的《教育社会学》（辽宁教育出版社）和卫道治、沈煜峰合著的《人·关系·文化：教育社会学观略》（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厉以贤、毕诚编著的《教育社会学引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4）译作方面，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菲里波夫著，李震雷等译的《教育社会学》。1989年9—10月，春秋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当代教育科学译丛》，其中有三本教育社会学著作：[英]戴维·布莱克莱吉、杭特合著，王波等译的《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美]J.H.巴兰坦著，刘慧珍等编译的《美国教育社会学》；[日]友田藤正编，于仁兰等译的《日本教育社会学》。此外，

① 李长伟、杨昌勇：《20世纪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回顾》，《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② 同上。

1989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了曲则生等译的《日本高等教育社会学文集》。199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美]S. 鲍尔斯、H. 金蒂斯著,王佩雄等译的《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5)文选方面,1989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人杰主编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该书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的对国外教育社会学名家名篇的汇编,为从以前的“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工作”起到了奠基作用。至此,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在中国学科共同体中基本确立。

“关于这个时期教育社会学的较为具体的理论进展。陆有铨先生在《中国教育大系——现代教育理论丛编》中的‘教育社会学’条目下做过较为详细的分类,他将1979—1991年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为主,由于文章大多发表于1979年之后,我们可将分类视为1982—1991年的总结)分为14类。并且,由于篇幅所限,未能选入《丛编》的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有93篇,著作有10部。除陆有铨所做的14个分类外,教学社会学、社区教育、教师社会学、教育功能、隐蔽课程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由此看来,这个时期的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不仅已经涉及本学科的宏观领域,中观、微观领域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并且研究较为深入”。^①

1992—2000年,是中国教育学和教育社会学的初步繁荣时期。随着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以及教育学和教育社会学学科制度重建的基本完成,教育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教育学和教育社会学也进入了初步繁荣时期。其主要标志是:

首先,“宏观研究继续深入,微观研究比重显著加大。”^②宏观方面,主要体现在:一、学科性质方面。随着新观点的出现,先前存在的三种观点受到全面质疑。主要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吴康宁提出的“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中介学科”,对先前存在的三种观点的质疑。此外在方法论方面,开

① 李长伟、杨昌勇:《20世纪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回顾》,《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② 同上。

始从规范性研究向验证性研究转化；量的研究得到重视，质的研究开始运用。

二、在国外教育社会学研究方面，除了继续深化前期的研究，还重点突出了对“新教育社会学”的介绍，且译介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不少介绍具有作者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显示了我国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三、在教育功能方面，其研究突破了前期的规范性的、带价值预设的“正向功能论”，以及停留在浅表层次的对教育功能的无逻辑的静态描述，进而深入到对负向功能的事实存在和教育功能的运行机制进行逻辑和事实研究。

微观方面，主要体现在：一、课堂教学社会学和课程社会学方面。其中，以吴康宁为主的“课程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组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这两方面的研究。其中的许多研究成果是从现实的教育问题出发，通过调查和严格的统计分析得出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摆脱了过去研究所存在的思辨性、规范性特征，使教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得到了较好发展。

二、“班级社会学”方面。重建以来的教育社会学在1992年之前，尽管在各个研究领域内存在诸多分歧，众说不一，但基本上未形成影响较大的正面的话语交锋。但1992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班级社会学领域内，谢维和与吴康宁两位学者就班级的社会属性问题展开的论争，应当视为这个时期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大亮点。

其次，“《教育社会学丛书》的陆续出版，标志着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系统工程开始起步。”^①到1999年年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推出了由鲁洁、吴康宁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丛书》。该《丛书》是开放的，随着我国教育与社会的发展对教育社会学这门学科需求的不断增加，随着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的分支领域会不断扩展，对其研究也将不断深化，新的分册将会陆续加盟。同时，已出版的著作也会随社会发展和新成果的积淀而修订。应当说，20世纪末《教育社会学丛书》的出版，在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标志着学科建设系统工程的开始。

综上所述，仅用教育社会学的视野来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显然是不

① 李长伟、杨昌勇：《20世纪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回顾》，《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3期。